

從匈京「會晤」

看莫斯科「會議」

尹慶耀

一 幾點看法

從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五日在布達佩斯舉行的共黨集會，不是世界共黨的國際會議，而只是一次「協商會晤」，但它是走向世界共黨國際會議的重要階梯，因為它已決定成立一個籌備委員會，籌備於今年十一月、十二月召開正式的國際會議。那末，未來的國際會議開不開得好，和這次「協商會晤」進行的實況是否順利，當然大有關係。不過，國際會議既已決定召開，那對黑魯曉夫爲此垮台，新政權爲此東奔西走、席不暇暖的蘇俄說來，或許可以聊以自慰。至於那個國際會議實際的利弊得失，現在似乎還不暇顧及。

對於世界共黨國際會議，我們有左列幾種看法：

(一) 國際會議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會議。馬列主義是具有國際性的政治思想，共產黨是具有國際性的政治組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裏，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就是要進行世界革命。因此，共產主義運動應該有一個國際領導中心，國際共黨應該有一個總司令部。一八六四年成立的第一國際，一八八九年成立的第二國際，都不曾達成此項任務。一九一九年成立的第三國際，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際中心，各國支部（共黨）必須服從它的命令，執行它的決議，甚至在人事上也受它的干涉。那時候（尤其是一九二八年以後），莫斯科是世界革命的司令部，史達林是「世界革命最高領袖」。

一九四三年五月，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史達林爲便於蘇俄本身以及各國共黨個別間接受西方援助，竟把第三國際解散。不過，他那絕對權威依然存在，國際共黨仍是一元領導。一九四七年十月，歐洲九國共黨情報局

成立，那是對西方的冷戰體制，史達林對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權遍及全球，決不限於歐洲。一九四八年六月，情報局開除了南共（之後，改稱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對外也就沒有什麼有意義的活動。一九五六年四月，黑魯曉夫將該情報局解散，一九五七年他就舉行了世界共黨國際會議。很顯然，他是以前國際會議這種無形組織，代表過去第三國際和情報局等有形組織，其意義至爲重要。

(二) 國際會議的任務與俄共的領導權。情報局有了對內鬥爭的性質，也就有着分裂的色彩，因此黑魯曉夫把它解散，而舉行範圍更較廣泛的國際會議，當然是爲了促成全世界共黨的團結。國際會議必然會通過一些文件、決議，作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總路線，譬如一九五七年的「宣言」，和一九六〇年的「聲明」，都被稱爲「綱領性文件」，如此一來，國際會議也就幾乎等於第三國際時代的「世界大會」了。

促進團結和制定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同時也意味着提高俄共在國際共黨中的領導權。即使史達林死後，世界革命沒有了「最高領袖」，但俄共就歷史或實力言，自然會位居前列站在領導的地位。依照中共的說法：「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在一九五七年兄弟黨莫斯科會議上，曾經強調指出，社會主義陣營以蘇聯爲首。……也寫入這個宣言中了」。「但是，蘇共領導對於這個『爲首』的地位，並不滿意。黑魯曉夫本人曾經多次對這一點大發牢騷。他說：『爲首』在物質上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呢？既不能給我們牛奶和黃油，又不能給我們土豆、蔬菜和住宅。那末，它在道義上能給我們帶來什麼東西呢？給不了什麼！」（註一），他還說，『我們要這個『爲首』有什麼用呢？讓這個『爲首』見鬼去吧！』（註二）「蘇共領導嘴裏說不要『爲首』的

地位，但是實際上要求凌駕一切兄弟黨之上的特權。」（註三）

中共又指責說：「蘇共領導違反宣言和聲明規定的兄弟黨關係準則，無視兄弟黨的獨立和平等的地位，硬要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確立封建家長制的統治，把兄弟黨關係變成『父子黨』關係。黑魯曉夫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兄弟黨比做『不懂事的小孩子』，把自己封作『母親』（註四）。他沉醉於這種封建主義的自大狂，簡直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事。」（註五）可知，不論文件上如何寫法，俄共決不放棄自己的領導地位，那也是它召開國際會議的主要目的。

（三）新的國際會議應在俄共革命五十週年紀念時召開 第一次國際會議，是在一九五七年俄共十月革命四十週年紀念時舉行的。俄共的十月革命紀念日，照新曆算是十一月七日，那年各國共黨代表團參加紀念行事後，從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十二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共黨舉行代表會議并發表「宣言」（註六）。十六日至十九日在莫斯科的六十四個共黨的代表舉行了一次友好的會見，并發表「和平宣言」（註七）。一般所謂一九五七年的國際會議及「宣言」，係指前者。第二次國際會議，是在一九六〇年俄共革命四十三週年紀念日舉行，參加者八十一個共黨并發表「聲明」（註八）。隨着匪俄衝突的尖銳化，新的國際會議却不容易舉行。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俄共通知共匪，逕自決定同年十二月召開預備會議，一九六五年舉行國際會議，但一九六四年十月黑魯曉夫下台，國際會議也就擱了淺。俄共新領導仍然執意召開國際會議而且做出不少努力，照理這新的國際會議應在一九六七年俄共革命五十週年紀念時舉行，因為共產黨人認為「十月革命是世界革命底開端和前提。」（註九）一九五七年「宣言」也開宗明義的說：「我們時代的主要內容是由俄國偉大社會主義革命所開始的由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十月革命對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如此重大的意義，那末在這個革命五十週年紀念時，舉行新的國際會議，顯示一下國際共黨的新的團結，策劃一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路線，豈不是名正言順的事？

二 到達匈京「會晤」的艱苦歷程

黑魯曉夫擬議召開的二十六國共黨組成的預備會議，接受邀請表示出席

從匈京「會晤」看莫斯科「會議」

的僅十四個共黨。俄共新領導將會議延期至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舉行，一月間克宮首腦大批出動，參加在華沙舉行的華沙公約首腦會議，一月二十九日至卅一日布里茲涅夫和包戈尼訪匈牙利，同月二十七至二月六日謝列平訪偽蒙，二月初柯錫金訪河內、北平、平壤。但三月一日會議僅十九個共黨參加，名稱改為「協商會晤」。會晤公報中提出「舉行雙邊和多邊會晤」，「於適當時機召開共黨國際會議」。會後俄共中央主席團委員，不斷率團出國訪問，各國共黨代表團也應邀訪俄，截至一九六六年三月俄共第二十三次大會之前，此種雙邊及多邊會晤不下六十次。參加俄共二十三次大會的有八十六個共產黨、工人黨（以上均共黨，可出席國際會議）及民族民主黨和左翼社會黨。但會後并未乘機舉行共黨國際會議。

黑魯曉夫的作風是相當獨斷的，共匪曾經指責說：「起草委員會（即預備會議）的成員只能是你們（指俄共——下同）所指定的二十六個黨，多一個也不行，少一個也不行，再無商量之餘地。起草委員會的成員必須趕緊向你們呈報代表團的名單，並且在今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在莫斯科報到，不得有誤。」（註一〇）俄共新領導乘共匪「文革」和「紅衛兵」之亂中在國際間最孤立的時機，重擬召開新的國際會議，但態度却慎重得多。它採取由其他共黨提議而俄共起來支持的方式來進行。一九六六年十一月的保共和匈共大會中，都由各該共黨倡導召開國際會議，俄共代表團起而贊成，但試探結果并不滿意。一九六七年四月，在捷克溫泉勝地卡羅維瓦爾舉行歐洲共黨會議，作為走向世界共黨國際會議的踏腳石。在全歐洲連同非法者在內，共有三十一個共黨，出席的二十四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荷蘭、挪威、冰島等共黨未參加，瑞典共黨僅一人列席。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俄共革命五十週年紀念，發出請柬百餘份。在共產國家中，北越共黨代表團由第一書記黎笋率領，北韓共黨代表團由書記、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崔庸健率領。古巴共黨代表團初擬派總統多爾蒂科斯（Oswaldo Dorticos）為團長，後改變初衷由中委、衛生部長本茨拉率領。而胡志明、金日成、卡斯楚，都未親往參加。阿共公開拒絕邀請。共匪避不作答，自行紀念且抨擊俄共領導背叛馬列主義，不配紀念十月革命。自由世界的共黨如日共、印尼共、紐共等均未參加，而荷蘭共黨則於十月十七日發表聲明，除拒派代表外，且劇烈抨擊蘇俄對印尼問題和中東問題的政

策。不過，狄托却親自率團前往莫斯科。據報導計有九十五個共產黨、工人黨和戰鬥的進步政黨、民族左派政黨等等參加了俄國十月革命慶典。這些黨中有七十幾個是有資格出席共黨國際會議的，但那個會議並未乘機舉行，僅自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五日，在克宮舉行了一個書記級的會議，有七十多個國家的「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的傑出活動家」和「著名的科學家」參加，名稱為「十月革命五十週年和國際工人階級的國際學術會議」，討論「現在世界工人運動和革命解放運動的最重要的問題」。二十五日「塔斯社」傳出消息，定一九六八年二月舉行世界共黨「協商會晤」，發起者不是俄共一黨而是一九六五年三月「會晤」的十九個共黨中的十八個黨（少古巴），地點也不是莫斯科而是布達佩斯。

現今全世界有八十八個共黨，其中共產國家十四個，非共產國家的共黨七十四個。這七十四個共黨中有一半卽三十七個是處在地下。又七十四個共黨，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有二十七個，新興國家內有四十七個。據悉布達佩斯「會晤」發出請柬七十四份（連匈牙利共黨本身共七十五），參加會晤的原共有六十七個共黨，羅共退出後還有六十六個，在會晤公報上署名的有六十二個共黨的代表團，和阿爾及利亞共黨的代表，冰島、挪威共黨僅有觀察員，還有一個「處在地下狀態的共黨」。請參閱附表。

世界共黨出席國際會議及協商會晤概況表

國名	十二個共產國家共黨代表會議 (1957)	八十一個共產黨代表會議 (1960)	十九個共黨協商會晤 (1965)	俄共第二次三大會 (1966)	六十七個共黨東京會晤 (1968)
蘇聯	○	○	○	○	○
東德	○	○	○	○	○
捷克斯拉夫	○	○	○	○	○
羅曼尼亞	○	○	○	○	○
波蘭	○	○	○	○	○
匈牙利	○	○	○	○	○
馬尼拉	○	○	○	○	○
古巴	○	○	○	○	○
朝鮮	○	○	○	○	○
越南	○	○	○	○	○
北越	○	○	○	○	○
阿爾巴尼亞	○	○	○	○	○
蘇彝士	○	○	○	○	○
錫蘭	○	○	○	○	○
亞非利加	○	○	○	○	○
古亞	○	○	○	○	○
利比亞	○	○	○	○	○
索馬里	○	○	○	○	○
古巴	○	○	○	○	○
朝鮮	○	○	○	○	○
越南	○	○	○	○	○
北越	○	○	○	○	○
阿爾巴尼亞	○	○	○	○	○
蘇彝士	○	○	○	○	○
錫蘭	○	○	○	○	○
亞非利加	○	○	○	○	○
古亞	○	○	○	○	○
利比亞	○	○	○	○	○
索馬里	○	○	○	○	○
古巴	○	○	○	○	○
朝鮮	○	○	○	○	○
越南	○	○	○	○	○
北越	○	○	○	○	○
阿爾巴尼亞	○	○	○	○	○
蘇彝士	○	○	○	○	○
錫蘭	○	○	○	○	○
亞非利加	○	○	○	○	○
古亞	○	○	○	○	○
利比亞	○	○	○	○	○
索馬里	○	○	○	○	○

歐	美	各	國	中	南	美	洲	國	家
奧威	愛	利	馬	海	地	尼	利	瑞	馬
瑞	爾	利	地	多	加	多	根	維	拉
丹	羅	班	大	德	西	尼	維	拉	拿
芬	馬	拿	利	提	地	加	尼	拉	拿
丹	地	拿	班	提	地	加	尼	拉	拿
英	馬	拿	班	提	地	加	尼	拉	拿
德	馬	拿	班	提	地	加	尼	拉	拿
法	馬	拿	班	提	地	加	尼	拉	拿
義	馬	拿	班	提	地	加	尼	拉	拿
奧	馬	拿	班	提	地	加	尼	拉	拿
希	馬	拿	班	提	地	加	尼	拉	拿
西	馬	拿	班	提	地	加	尼	拉	拿
葡	馬	拿	班	提	地	加	尼	拉	拿
美	馬	拿	班	提	地	加	尼	拉	拿
加	馬	拿	班	提	地	加	尼	拉	拿
西	馬	拿	班	提	地	加	尼	拉	拿
美	馬	拿	班	提	地	加	尼	拉	拿
洲	馬	拿	班	提	地	加	尼	拉	拿
南	馬	拿	班	提	地	加	尼	拉	拿
美	馬	拿	班	提	地	加	尼	拉	拿
洲	馬	拿	班	提	地	加	尼	拉	拿
國	馬	拿	班	提	地	加	尼	拉	拿
家	馬	拿	班	提	地	加	尼	拉	拿

哥斯達黎加	本質	亞	洲	國	家	中	東	、	非	洲	國	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1968年2月24日“朝日新聞”，經稍加修正，並將匈京會晤資料加入。

說明：○接受邀請 ×拒絕邀請 △派觀察員出席（1957年係參加「友好會見」者） ☆先出席後退出

三 匈京「會晤」的前哨戰

無論匈京會晤或未來的莫斯科會議，當然都是高調團結，事實上匈京會晤就「公式」承認分裂已成定局。

首先，在全世界八十八個共黨中祇邀出席一九六〇年會議的八十一黨，

從匈京「會晤」看莫斯科「會議」

南共就被除外。對於共匪和阿共，似乎沒有真正發出請柬。對於泰共、印尼共、緬共、馬共等則因「不可克服的障礙」，請柬未寄出。換言之，一開始就只打算七十五個共黨出席。如僅就共產國家共黨言，南共未被邀；北越守中立不願出面；北韓與共匪疏遠但對蘇俄對外路線也表不滿因而不出席；古巴要在拉丁美洲從事武裝革命而反對蘇俄的合法鬥爭方式，在匈京會晤前後，正在整肅親俄份子，它從發起時就退出；共匪、阿共自然不會參加；羅共先參加後退出。十四個執政共黨中去掉了一半，試問如何團結？

羅共似乎是以反對派的代表姿態出場。今年一月底至二月初，羅共會派遣代表團赴北韓、古巴。一月廿六日羅共總書記邀挪共書記會談。本次出席匈京會晤的羅共代表團長尼庫勒斯庫——米治（Paul Niculescu-Migel）則於二月六日前往華沙。而羅共總書記齊奧塞斯庫則曾與狄托本人晤談。其中波共原本不贊成召開國際會議，因為其內部有了親匪而另立門戶的地下共產黨，才轉而支持莫斯科。其餘各共黨就都是反對派。

在東方自由國家共黨中地位重要而又處於反對派立場的是日共。自一九六四年三月袴田里見與蘇斯洛夫在莫斯科會談決裂後，俄日共黨即處於斷交狀態，而日共也顯著親匪。一九六五年春，日共書記長宮本顯治率團訪問河內、北平、平壤，關於「聯合行動」問題與匪意見相左，又因毛匪欲修改雙方議妥之公報內容，致生齟齬。一九六六年十月以降，與匪關係惡化。俄共為爭取日共并促其出席匈京會晤，先請由波共政治局委員、理論家克利什科（Zenon Kliszko）率團於今年一月二十三日起日，與日共會談。同月三十日，俄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蘇斯洛夫（M.A. Suslov）、中央書記主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問題的波諾馬廖夫（B.N. Ponomarev）、中委、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非陀賽耶夫（P.N. Fedoseev）、中委、蘇俄科學院亞洲民族研究所研究員烏里雅諾夫斯基（R.A. Ulianovsky）、中央書記局成員、蘇日協會副會長柯瓦連科（I.J. Kovalenko）等一行十人赴東京，與日共會談，決定恢復雙方正常關係。俄共雖如此移樽就教，作出讓步，但并未能使日共出席匈京會晤。歸途中波諾馬廖夫曾往北韓，而金日成亦未派代表赴布達佩斯。另一方面，日共主席團委員主管國際問題的西澤富夫等三人，於二月五日申請護照，預定於十三日前往羅馬尼亞。

二月十四日，羅共中央擴大會議，決定參加匈京會晤并發表公報。羅共

當時的態度有幾點值得注意：(一)匈京「會晤」僅係「諮詢」性質，不作任何決定。關於世界共黨會議，應不歧視任何異見，謀求使全體共黨參加之方式；(二)世界共黨會議僅討論共同反帝鬥爭之具體問題，并使共黨以外之反帝勢力參加；(三)匈京會晤後，各黨中央應檢討會中各項意見，各自決定其態度，不急於召開世界共黨會議，多開諮詢會，長期準備；(四)世界共黨會議，以就恢復世界共產主義之全體團結、達成和解與理解而交換意見為唯一目的，不通過政治綱領、訓令及其他文件，行動綱領之決定乃各黨本身之權利；(五)不論其是否參加匈京會晤或未來之共黨會議，對任何黨的內政外交均不得批判，對任何黨均不得攻擊或責難。羅共并對會晤之不邀請南斯拉夫，指為差別待遇。

羅共是抱着如此的態度出場，它是會晤中的反對派代表。然而我們必須指出，羅共的意見并不孤立，就是出席的共黨中，也有不少個黨在某些方面與羅共意見一致。

二月十九日，保共青年團機關報「人民青年報」上，刊載了科斯托夫(Vladimir Kostov)的一篇文章，對各國共黨的態度，作了一次分析。文章說大多數共黨贊成召開新的國際會議，但對於這個會議却有下述四個不同的意見：(一)強調應對帝國主義繼續向社會主義及其他革命力量進攻的企圖，施以有組織的抵抗；(二)應重新評價一九五七及一九六〇年莫斯科會議通過的文件之中的論點，此等論點已不能正確反映現實情況，其存在有害而無益；(三)應克服共產主義運動與中間的分裂；(四)強調應努力重整共產主義運動，尋求一個合適的方式，建立新的集中的領導機關。

這最後一派的意見，無論是否由俄共親自提出，但那無疑是它的主張，然而那也正是若干共黨共同警惕戒懼的一點。正是為此，匈京會晤不得不多方遷就，好使得較多的共黨可以出席。據匈京傳出的消息，會晤籌備者曾向各被邀共黨保證，會晤除交換有關召開國際會議的意見之外，(一)不抨擊共匪或任何共黨；(二)不成立新的國際中心；(三)出席各黨對會晤決定，沒有必須執行的義務……於是，會晤得於二月二十六日如期開場。

四 從匈京「會晤」看莫斯科「會議」

這個會晤實際上是一場吵架大會。前半段是俄羅對立，後半段是蘇俄東

歐共黨對西歐共黨關於國際會議性質的大辯論。

二月廿七日俄共代表團長蘇斯洛夫演說，公然抨擊共匪，除俄共外，波、東德、法共等，也對共匪施以攻擊，這是破壞了會晤較早的默契。東德共黨代表團長霍尼卡(Erich Honecker)未指名抨擊無視無產階級國際主義、追求自我利益的偏狹的民族主義，那是暗指去年一月和西德建交的羅馬尼亞。二十八日敘共總書記巴格達什(Khaled Bagdache)指名攻擊羅馬尼亞在去年中東動亂時，未支持阿拉伯國家而與以色列維持外交關係，并且支持以色列共黨米庫尼斯(Chemonel Mikoumis)彼於一月卅一日曾與齊奧塞斯庫(晤談)，是不能够容許的民族主義。

羅共代表團憤然要求俄共等向共匪道歉，并要求將敘共的攻擊從議事錄中刪除，經芬共代表調停，敘共也已同意。二十九日羅共代表團接獲中央命令，要求會晤公開發表譴責敘共的聲明。當晚羅共代表團退出會晤且發表聲明稱：「我們是爲了交換意見，使黨與黨間關係的正常化成爲可能，才出席會晤。可是會晤中不容交換意見。若干共黨攻擊我們，我們反對這種攻擊。會晤業已變質，關於世界共黨會議召開的日期和地點，事先就已決定」。三月一日，羅共代表就返抵布加勒斯特。

今年十一月、十二月在莫斯科召開新的國際會議，是蘇斯洛夫提出的，很多共黨紛紛贊成，像是事先安排好，因此羅共聲明暗示那是俄共包辦的。澳、葡、摩洛哥、留尼旺等共黨，主張應儘量延遲，多作準備，但未獲通過。關於會議的性質，蘇俄及東歐等共黨主張先團結可以團結的共黨，而後次第推廣，在國際會議中可以指責共匪并討論思想問題，而義、法、英、比、澳、加、葡等共黨反對，認爲討論思想問題將加深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之緊張與對立，故應將議題限定於反帝鬥爭，俾使多數共黨可以參加。這與羅共的意見是相同的。不過，法、義共黨代表提議邀共黨以外的反帝勢力參加，却被否決。

三月五日晚，協商會晤結束，當晚發表公報，要點爲：

(一)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二月在莫斯科召開共黨國際會議。
(二)國際會議目的爲加強共產主義運動的團結，促進一切社會主義與民主力量的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爭取各國人民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以及爲世界和平進行鬥爭。

(三)由願意參加的共黨派代表組成籌備委員會，地址設於布達佩斯，委託匈共中央於四月廿四日召開籌備委員會會議。

(四)邀請所有共黨(包括因某種原因未出席匈京會晤者)出席國際會議，并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參加籌備工作。

(五)會晤參加者，一致通過聲援越南人民的致敬電，保證社會主義國家、全世界勞動人民，給予戰鬥中的越南之援助將日益增加，直到從越南土地上全部趕走美國侵略者為止。

(六)參加會晤的代表團深信，舉行共黨國際會議，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在馬列主義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基礎上的團結道路上的重要階段，是進一步聯合一切反帝力量事業中之巨大步伐。

匈京會晤業已舉行完竣，未來的國際會議也有了日期和地點，俄共幾年來的努力總算沒有完全落空，然而這也決不是俄共的勝利，未來的會議也不會有使俄共滿意的成就。

自從一九六三年九月起，黑魯曉夫就考慮要召開新的國際會議。其最初的目的當不外：(一)公開排除共匪；(二)制定不包括共匪意見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共同綱領，亦即以俄共路線為國際共黨的總路線；(三)在此前提下恢復國際共黨的團結，亦即制止分裂；(四)上述各項如能實現，則莫斯科仍為無形的國際中心，而俄共仍可維持其最高領導權等等。然而，在奔走聯絡的過程當中，俄共發現那些乃是大多數共黨所反對的，於是不得不節節後退。

首先，對於共匪問題，如前所述，在會晤前就有不加攻擊的默契，在「會議」時既要邀約全部共黨參加，不管共匪、阿共到不到會，勢須依然相約不加抨擊。近年來除阿共大會外，共匪不再派代表出席各共黨代表大會，「文革」期中實行造反外交，有意把對共產集團的外交關係惡化。正如同共匪不斷強調的，它不怕孤立，因此俄共也不能利用什麼會晤或會議，把它更加孤立。

其次關於國際中心的問題，更是大多數共黨所反對的。這逼得柯錫金不得不於二月十八日，在明斯克明白表示「今日世界共黨無須有一個中心領導」。二十二日「真理報」社論也表示，現今沒有也不可能掌握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之領導權的單一中心。二十六日匈共第一書記卡達爾在「會晤」的開「會議」應毫無例外地使各黨都能參加的。日共書記長於三月七日對記者表

從匈京「會晤」看莫斯科「會議」

幕詞裏說：「一個中心或幾個中心，都沒有必要」。

關於共同綱領問題，蘇斯洛夫演說中稱：「我們認為會議的討論結果，應當歸納在主要文件上，顯然未來會議的主要文件，不應當重複一九五七年的宣言和一九六〇年的聲明。蘇共過去是、今後也將忠實於這些文件提出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必然誰都不想抓住這兩個文件的每個字義，但是生活證實，莫斯科會議制定的主要路線是正確的。未來會議的文件，應當反映出現階段反帝鬥爭的迫切問題，並提出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聯合行動，關於一切反帝力量團結的實際建議」。又說：「我們像許多兄弟黨一樣，認為會議的文件主要應當具有政治結論，具有原則性的重要意義，文件應當明確表達出共產主義運動的思想方向性，表達出它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忠誠，走無產階級、科學共產主義道路的不可動搖的決心」。

總之，蘇斯洛夫是希望有個綱領性文件，甚至要談談思想問題。會中東德代表贊成有個「共同路線」，有個對世界共產主義勢力的「拘束尺度」。蘇共代表強調「蘇聯是所有國際革命的基本支柱」。它們是俄共的應聲蟲，其所以抨擊羅共，很可能是受俄共支使，而羅共的退會也是對俄共抗議。然而，這個綱領性文件，不僅羅共反對，法共等等也不贊成。回溯去年四月歐洲共黨會議時，義共總書記隆哥(Trigi Longo)就說過，(那次)會議通過的各項文件，只是行動的基礎，各個共黨應該「確保絕對的自主性，依據其本身的具體條件，決定其獨自的政策路線與行動綱領」。對於未來莫斯科會議，恐怕他會堅持原來的立場。更值得注意的是匈京會晤東主國的匈共第一書記卡達爾在開幕詞中竟然說：「將來世界共黨會議的決定，並不對各黨有所拘束」。看來，即使俄共堅持未來會議中要制定一個綱領性的文件，恐怕不容易通過，或者是形式上通過一個原則，而具體行動綱領由各黨去自行決定，那就等於是羅共的勝利了。

關於團結問題，匈京會晤既然并未邀請全部共黨參加，那就是事實上承認團結已不可能。如果未來的會議仍只部分共黨出席，那就是一個分裂會議。不開會只是事實上分裂，召開一個部分共黨參加的會議，等於使分裂公開化、固定化、「合法化」。當然，會晤公報仍希望全體共黨出席未來的會議。然而，儘管時間還有幾個月，那些不出席「會晤」的共黨，恐難改變初衷去出席「會議」。羅共退出「會晤」并未表明不參加「會議」，但它是主張

示，匈京「會晤」北越等等并未出席，可見召開「會議」的條件在今年內不會成熟，因此日共將不參加未來的莫斯科「會議」。

俄共本意如果是藉多數共黨出席會議所表現的「團結」，來阻止共匪的分裂活動，那是會落空的。因為共匪是在各個共黨內搞分裂，扶植親匪的「馬列主義運動」，別立門戶，另起爐灶，不是會晤或會議的多數票決所能阻止。俄共藉此示威，則共匪也可在其九全大會時（如果今年九月開得成）邀請各黨的反對派，齊集北平來一次反示威。

俄共本意如果是藉會晤或會議來阻止羅共那樣的自主傾向，則羅共在匈京昂然退出會晤，無異更鼓勵了自主的趨勢。

總之，所謂團結得像一塊石塊云云，已是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名詞。所謂俄共的領導權云云，則將由連俄共也不斷提出的自主、平等……所代替。

從「會晤」到「會議」，共黨所能強調的只是反美反帝和支援北越。然而，反美反帝叫得最兇的古巴、北韓、北越、日共、共匪，以及共匪的噶囉泰、緬、馬、印尼共黨等，都不曾出席「會晤」，它們怕也不會出席「會議」。要聯合反帝的「民主勢力」，但敘共等等都是非法的，阿爾及利亞已經為其非法共黨出席匈京會晤而提出抗議，那些將是「聯合」的障礙。

話雖如此，國際共黨現今唯一目標一致的是反帝和支援北越。蘇斯洛夫演說中也提出未來的會議中，可以「討論關於共產黨人與左翼社會黨人和社會民主黨人，在反對國家壟斷資本、反帝鬥爭中的聯合行動的團結問題」，而反帝更少不了要和亞、非、拉丁美洲的某些勢力，組成統一戰線。并且俄共目前也只這些文章好作。連布里茲涅夫本人也說過：兄弟般的討論是訂定一個共同路線來與美國帝國主義作戰和有效援助北越。

在這方面，共匪堅拒和俄共「聯合行動」。最初，共匪除轉載了阿爾巴尼亞的一兩篇文章外，對匈京會晤一直採取殺態度。直到三月十八日「人民日報」才發表評論員文章「布達佩斯的一幕醜劇」，指責「蘇修召開這次『協商會晤』，還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向美帝國主義表白，有那麼一幫子人跟它走修正主義道路，破壞世界革命，以便抬高自己身價，同美國搞一攬子買賣」。又說：「現在蘇修集團規定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月召開反革命黑會，也是為了適應美帝國主義的需要，配合美國今年的大選，向新選出的白宮主子獻禮」。它很不願意俄共在反美反帝國際統一戰線方面「插手」。

共產陣營雖已分裂，但雙方却在反美反帝、支援北越并為此而組織國際統一戰線方面，從事競賽。如果自由世界不能主動地予以肆應、運用，則共黨的分裂，也不會給自由世界帶來多少好處。

註一：黑魯曉夫一九六〇年二月四日在招待社會主義國家「兄弟」代表團宴會上的講話。註二：黑魯曉夫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布加勒斯特十二國「兄弟黨」代表會談中的發言。註三：上引中共文章為「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人民日報」刊載。註四：黑魯曉夫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日同美國「展望」雜誌發行人考耳斯的談話，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的報告。註五：同註三。註六：當時古巴尚未赤化，南共參加會議但因「宣言」中譴責現代修正主義而拒絕簽字，故僅十二國。註七：當時敘利亞和黎巴嫩共黨為一個單位，南共參加并在「和平宣言」上簽字。註八：南共未被邀請。註九：史達林著「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第四節標題。註一〇：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載共匪對俄共中央七月三十日來信的覆信。



明道發頒長部與振閣表代兆張長司司教高部育教
。金學獎